八編類纂

左編

人類　儒

周荀卿　道學

周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
論兵於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
民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
之於上也若子弟之事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
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
者賜贖錙金無本賞矣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
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其去賃市傭而戰

荀將以秦兵為最強而卿言不及桓文制卑秦乎論

之幾矣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糧食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隘其使民也酷烈刦之以慶賞鰌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鬬無由也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為眾強長久之道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

文之節制柦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鄰敵若夫招延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為戲弦耳夫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為將卿曰號令欲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怠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

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如戰有功如幸愼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

賊也。故順刃者生，傃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囂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哉？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漢董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

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
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數害
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
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免。凡
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率下，數上疏諫爭，敎令國中，
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學著書
爲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
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武帝初立，魏其武
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
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

老以壽終於家家徒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敎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淸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

楊雄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

泉本因秦離宮既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
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阹遠則石關封巒枝鵲
露寒棠棃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牆塗
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棌椽三
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
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隆之迺上比於帝室紫宮
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
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閒豹尾中故雄聊
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
神又言屏玉女卻虙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

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横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黄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

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遊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恬於勢利乃如是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

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

字雖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而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

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隋王通

隋王通字仲淹，太原祁人也，父隆，傳先王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帝從

容謂隆曰朕何如主也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不以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隆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隆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子何爲而一乎通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

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與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通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隆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以來、師廢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於是有四方之志、盖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璵、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

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邢。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於河汾

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嚴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讀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通之教，與於河汾，雍雍如也。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

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七日而終、門人請諡文中子、

漢田何等 傳經 附孫期

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至齊田何及秦禁學易經筮卜之書、獨不禁、故傳受者不絕也、漢興田何以齊田徙杜陵號杜田生授雒陽周王孫丁寬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雒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寬授同郡碭

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
丘之學施讐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與孟喜梁丘賀
並爲門人謙讓常稱學廢不教授及梁丘賀爲少府
事多遣子臨分將門人張禹等從讐問讐自匿不
肯見賀固請不得已乃授臨等於是賀薦讐結髮事
師數十年賀不能及詔拜讐爲博士甘露中與五經
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讐授張禹琅邪魯伯伯爲
會稽太守禹至丞相禹授淮陽彭宣沛戴崇子平崇
爲九卿宣爲大司空魯伯授琅邪邴丹曼容著清名
此其知名者也孟喜東海蘭陵人也父號孟卿善爲

禮春秋授后蒼疏廣世所傳后氏禮疏氏春秋皆出孟卿以禮經多春秋煩雜乃使喜從田王孫受易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變書詐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喜諸儒以此耀之同門梁丘賀疏通證明之曰田生絕於施讐手中時喜歸東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明夷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賓持論巧慧易家不能難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其說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見信喜舉孝廉為郎曲臺署長病免為丞相掾博士缺衆人

薦喜上聞喜改師法遂不用喜梁丘賀瑯邪諸人也
從京房受易房者淄川楊何弟子也更事田王孫宣
帝時聞京房爲易明求其門人得賀賀時爲都司空
令坐事論免爲庶人待詔黃門數入說教侍中以召
賀賀入說上善之以賀爲郎會八月飲酎行祠孝昭
廟先敺旄頭劍挺墮墜首垂泥中刃鄉乘輿車馬驚
於是召賀筮之有兵謀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是時
霍氏外孫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
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去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廟門
待上至欲爲逆發覺伏誅故事上常夜入廟其後待

明而入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繇是近幸爲太中大夫給事中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年老終官傳子臨亦入說爲黃門郎甘露中奉使問諸儒於石渠臨學精熟專行京房法瑯邪王吉通五經聞臨說善之時宣帝選高材郎十人從臨講吉乃使其子郎中駿上疏從臨受易臨代五鹿充宗爲少府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壽延壽云嘗從孟喜問易會喜死房以爲延壽易卽孟氏學孟氏弟子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說皆祖田何丁將軍大誼略同唯京氏爲異黨焦延壽

獨得隱士之說、託之孟子、不肯與同、房以明災異得幸、為石顯所譛誅、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費直東萊人也、治易為郎、長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高相沛人也、治易與費公同時、其學亦亡章句、專說陰陽災異、自言出於丁將軍、傳至相、相授子康、康以明易為郎、及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誼謀舉兵誅莽、事未發、康候知東郡有兵、私語門人、門人上書言之、後數月翟誼兵起、莽召問、對受師高康、莽惡之、以為惑眾、斬康、繇是易有高氏學、高費皆未嘗立於學官、

東漢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氏易其後馬融亦爲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晉王弼

是、

王弼字輔嗣、孫盛曰、易之爲書、窮神知化、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世之注解、殆皆妄也、況弼以附會之辯、而欲籠統玄旨者乎、故其敘浮義、則麗辭溢目、造陰陽、則妙賾無聞、至於六爻變化、羣象所效、日時歲月、五氣相推、弼皆擯落、多所不關、雖有可觀者焉、恐將泥夫大道、

宋胡瑗

宋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分

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略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

寺丞瑗旣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　附論

漢伏生濟陽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齊學者由此頗能言尚書山東大師亡不涉尚書以教伏生教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又授業孔安國至御史大

夫寬有俊材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寬寬授歐陽生子世世相傳至曾孫地餘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後爲博士論石渠元帝即位地餘侍中貴幸至少府戒其子曰我死官屬即送汝財物慎勿受汝九卿儒者子孫以廉潔著可以自成及地餘死少府官屬共送數百萬其子不受天子聞而嘉之賜錢百萬地餘少子政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夏侯勝魯人也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栢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爲選師、始昌爲太傅、年老以壽終、勝亦以儒顯名、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爲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爲

謀大誤 貫紹君 在其事 此

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故云臣下有謀光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昌邑王廢宣帝卽位詔曰上天報況符瑞並應寶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

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正論非苟阿意順旨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黄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爲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

千餘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
棺錢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
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
萬為勝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
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
紫如俛拾地芥耳學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
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之從五經諸儒
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勝非
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

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爲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字少卿齊人也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霸爲博士堪譯官令論於石渠經爲最高後爲太子少傅而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及元帝即位堪爲光祿大夫與蕭望之並領尚書爲石顯等譖皆免官望之自殺上愍之廼擢堪爲光祿勳堪授牟卿及許商牟卿爲博士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仕至九卿號其門人尊林爲德行吳章爲言語王吉爲政事炔欽

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欽章皆爲博士徒衆尤盛章爲王莽所誅張山拊平陵人也事小夏侯建爲博士論石渠至少府授同縣李尋鄭寬中尋善說災異爲騎都尉寬中有儁材以博士授太子成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戸遷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甚尊重會疾卒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

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
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以明穀梁春秋爲博士
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塗惲惲授
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
石林葉氏曰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不
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爲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爲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
失孔子本意益遠安國自以爲博攷經傳採摭羣言
其所發明信爲有功然余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
間與今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

春秋傳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無有疑亦未能盡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爲田觀寧王庶言同則亡釋字其乖悟有如此者

朱熹曰按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

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辭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曉者、至于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可見、

後漢歐陽歙

歐陽歙樂安千乘人也、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歙八世皆爲博士、歙傳業而恭謙好禮讓、更始立爲原武令、世祖平河北、到原武、見歙在縣修政、遷河南都尉、

豈說耶不殺獄生據婁

世祖即位、始爲河南尹、遷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歲、徵爲大司徒、坐在汝南臧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爲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賻縑三千匹、濟陰曹曾從歙受尚書、門徒三千人、位諫議大夫、

後漢孔僖　附牟融等師傳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

詩曾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爲建新大尹嘗勸子建仕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道既乖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同遊太學拜僖蘭臺令史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

由巳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
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漢申公

漢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與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于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

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
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
故以教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旣從受詩
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
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
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
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
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
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

可以不出

太后崩是

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上因廢明堂事下綰臧吏皆自殺申公亦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徐偃膠西中尉其治官理民皆有廉節稱其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掌故以百數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而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

可為諫書法

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東平人也、事許生、式為昌邑王師、昭帝崩、昌邑王嗣立、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皆下獄誅、唯中尉王吉、郎中令龔遂、以數諫減死論、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為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為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事式、聞經數篇、式謝曰、聞之

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不肯復授唐生褚生應博士
弟子選詣博士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說有法疑
者丘蓋不言諸博士驚問何師對曰事式皆素聞其
賢共薦式詔除下為博士式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
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既至止舍中會中大夫
博士共持酒肉勞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
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說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
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墜式

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來諸生彊勸我竟爲豎子所辱遂謝病免歸終于家唐生褚生皆爲博士唐生楚太傅由是魯詩有唐褚氏之學

漢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黄生爭論於上前黄生曰湯武非受命廼弑也固曰不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廼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辠廼假固利兵下

固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辠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巳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后蒼東海郯人也事夏侯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爲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師丹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之學翼奉初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食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居知

而鄭作六藝論引汎歷樞云午亥之際爲革命卯酉爲改正辰在天門出入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亥爲革命一際也辰則爲天門出入候聽二際也卯爲陰陽交際三際也午爲陽謝陰與四際也酉爲陰盛陽微五際也其詩含此五際

漢韓嬰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亦無謂與詩何干）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

其易微唯韓氏自傳之武帝時嬰嘗與董仲舒論於
上前其人精悍處事分明仲舒不能難也後其孫商
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
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受韓詩不如韓氏易
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
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趙子河內人也事燕韓生授同郡蔡誼誼至丞相誼
授王王吉爲昌邑王中尉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徐敖敖授陳
俠爲王莽講學大夫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後漢衛宏

衛宏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由是古學大興光武以爲議郎宏作漢舊儀四篇以載西京雜事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興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

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閒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肄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流源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齊詩亡于魏魯詩亡于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今韓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既謂之亡則書之真僞未可知也

晁氏曰、毛公詩世、謂其解經最密、其序蕭統、以爲卜子夏所作、韓愈嘗疑其非、蓋本於東海儒林傳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獨謂時人所自製、韓詩序芣苢曰傷夫、漢廣、曰悅人也、序若詩人所自製毛詩、猶韓詩也、不應不同若是、況文意繁雜、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論歟、

章如愚曰以詩序爲卜子夏所作者、自沈重之言、始以詩序爲衛敬仲所作者、自范曄之言、始愚嘗以詩序考之文辭殽亂、知其非出於一人之手也、亦不然

昔呂黎議詩有曰、子夏不序詩、然後知詩序非子夏

所作、實出於漢之諸儒也、

章如愚曰、以齊魯韓之義可見者較之、獨毛詩率與經傳合、歐陽修曰、關雎正風之首、而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政衰之刺詩也、杜欽傳曰、佩玉宴安、關雎歎之、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薛君韓詩章句曰、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翼奉習齊詩五際、卯酉午戌亥也、司馬遷言商頌乃作於宋襄公之世、韓詩章句、商頌美襄公也、其他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類、皆爲康王時詩、王風爲魯詩、鼓鍾爲昭王詩、並見錯之序論其與

毛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爲天子之囿以木瓜爲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婦道蔡人之妻作芣苢至於賓之初筵或以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也采薇之詩又以爲懿王時戎狄交侵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前匈奴傳類皆三家之説也揚雄亦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鹿鳴正雅之始也太史公云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聖人刪詩豈以刺詩冠風雅之首哉揚子又云正考甫常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睎正考甫矣正考甫得商頌而以爲作商頌奚斯

作新廟而以爲作魯頌此皆先儒所不取許叔重說文謂其稱詩毛氏皆古文也而字多與今詩異豈詩之文亦如書之有古今歟

漢胡毋生眭孟嚴彭

胡毋生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爲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褚大嬴公呂步舒大至梁相步舒丞相長史唯嬴公守學不失師法爲昭帝諫大夫授東海孟卿魯眭孟孟少時好遊俠鬬雞走馬長乃變節從嬴公

受春秋以明經為議郎至符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為足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

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此書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爲郎嚴彭祖下邳人也與顔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顔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

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終授瑯琊王中爲元帝少府家世傳業中授東門雲雲爲荆州刺史坐爲江賊拜辱命下獄誅顏安樂睢孟姊子也

漢瑕丘江公

瑕丘江公受穀梁春秋及時於魯申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通五經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上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孫弘本爲公羊學比輯其議卒用董生於是上

因尊公羊家詔太子授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旣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其後浸微唯魯榮廣受焉廣盡能傳其詩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眭孟等論數困之故好學者頗復受穀梁沛蔡千秋皆從廣受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爲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學且絕迺以千秋爲郎

中選郎十人從授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說矣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迺徵廣弟子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積十餘歲皆明習迺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慶姓皆爲博士尹更始爲諫大夫又受左氏傳取其變理合者以爲章句傳子咸及翟方進房鳳咸至大司農方

貴陳及其說文亦往

進丞相大司馬王根薦房鳳明經通達擢為光祿大夫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太司空師丹奏歆非毀先帝所立上於是出龔鳳補吏始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秉王莽時為講學大夫由是穀春秋有尹胡房氏之學

漢張蒼等

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皆修

春秋左傳詁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閒獻王博士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與蕭望之同時爲御史數爲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薦禹於宣帝徵禹待詔未及問會疾死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初書唯有歐陽禮后易楊春

說蓋禄利之憨

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丘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矣

後漢何休

何休任城人也爲人質朴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闚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其謨

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算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服虔榮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駮何休之所駮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

後漢丁恭

丁恭山陽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博士遷少府諸

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鍾興汝南人也少從丁恭受嚴氏春秋恭薦興學行高明光武召見問以經義應對甚明帝善之拜郎中稍遷左中郎將詔令定春秋章句去其復重以授太子又使宗室諸侯從興受章句封關內侯興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丁公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爵卒於官

漢賈逵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

詡受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雖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語爲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宮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逵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仍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事札

使作神雀頌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

於平心證

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爲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爲重讐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采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有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爲堯舜者而左

氏獨有明文。五經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爲火德也。左氏以爲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爲火。則漢不得爲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遊情六藝。研機綜微。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疋。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與簡紙經傳各十通。逵母常有疾。帝欲加賜。以校書例多。特以錢二十萬。使穎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

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幷作周官解故遷逵爲衛士令八年乃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黄門署學者皆欣欣羡慕焉和帝即位以逵爲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領騎都尉内備帷幄兼領祕書近署甚見信用逵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之並蒙優禮均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爭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位至侍

中以老病乞身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郁性仁孝及親歿遂隱處山澤後累遷魯相以德教化百姓稱之流人歸者八九千戶違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稱為通儒然不修小節當世以此頗譏焉故不至大官永元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二朝廷愍惜除兩子為太子舍人

後漢鄭衆

鄭衆年十二從父興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於世建武中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藉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風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强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於辭永平中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

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氊裘獨拜如

令匈奴遂能殺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
巳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
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
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
衆爲軍司馬使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
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解還
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
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肅宗議復鹽鐵衆諫不
可詔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
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删十九篇八年卒

晉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時以浮虛相扇儒雅日替甯以爲其源始於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乃著論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後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搢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桀紂暴虐正足以滅身覆國爲後世鑒戒耳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王何叨海内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魑魅

以爲巧。扇無檢以以爲俗。吾固以爲一世之禍。輕歷代之罪重。自喪之釁小迷衆之愆大也。温死之後。始解禍。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諮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謟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扇。因被疎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

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藉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

雅子泰時為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寧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初寧嘗患目痛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以授左丘明遂世世相傳及漢杜子夏鄭康成魏高堂隆晉左太沖凡此諸賢並有目疾得此方云用損讀書一減思慮二專內視三簡外觀四旦晚起五夜早眠六凡六物熬以神火下以氣篩蘊於胸中七日然後納諸方寸修之一時近能數其睫遠視尺捶之餘長服不已洞見牆壁之外非但明目乃亦延年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經學終年不

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為之集解其義精審為世所重既而徐邈復為之注

唐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尼疏襮善為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

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質與其子異裒錄助所爲春秋集註總例請匡損益質纂會之號纂例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錄四門助教爲博士秩滿當去諸生封疏乞留凡十九年卒于官弟子共葬之士匄撰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

苦旁求然後爲得耶

賛曰春秋詩易書由孔子時師弟子相傳歷暴秦不斷如系至漢興剗挾書令則儒者肆然講授經典或言左氏與孔子同時以魯史附春秋作傳而公羊高穀梁赤皆出于夏門人三家言經各有回舛然猶悉本之聖人其得與失蓋十五義或謬誤先儒畏聖人不敢輒改也啖助有唐名治春秋摭詘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學憑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趙陸從而唱之遂顯于時嗚呼孔子没乃數千年助所推者果其意乎其未可必也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已

之固而倡茲世則誣誣與固君子所不取徒令後生穿鑿詭辨詬前人捨成說而自為紛紛助所階已

宋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弟之女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宜以因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之介執杖履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

之其往謝亦然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大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會狂人孔直温敗得所遺復詩坐貶虔州監稅歷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大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

秘閣特官其一子

漢高堂生二戴

漢興魯高堂生博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孝文時徐生以頌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延襄襄資性善爲頌不能通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亦以頌爲大夫至廣陵内史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東海人也事蕭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梁戴德及德兄子聖沛慶普爲東平太傅德號大戴爲信都大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

戴慶氏之學德在九江治行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何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决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慙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慶大小戴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以後亦有大小戴傳士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

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於是有慶氏之學

梁皇侃

皇侃吳郡人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北齊熊安生

熊安生阜城人也少好學勵精不倦從陳達受三傳從房糾受周禮後受禮於李寶鼎遂傳通五經然專以三禮教授弟子乃討論圖緯捃摭異聞先儒所未

悟者皆發明之河清中陽休之特奏爲國子博士宣政元年拜露門博士下大夫時年八十餘尋致仕卒於家安生既學爲儒宗常受其業擅名於後者劉焯劉炫等皆其門人所撰周禮義疏二十卷禮記義疏三十卷孝經義一卷並行於世

後漢馬融

馬融扶風人也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凉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飈起邊方擾亂米穀踊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歎息故往應騭召拜爲校書郎

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隲兄弟輔政而俗儒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廄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陽嘉二年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

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賢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

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兵至於分野幷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方尋而隴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桓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旣博吾

貫人所知矣不必由[illegible]之謂

好

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為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為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卒於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逡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譏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今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後漢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

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脩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

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已
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
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
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
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
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
皆漢之名臣又商山四皓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
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
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
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

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太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時袁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
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
年七十四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蓺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林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其門人山陽郗

慮至御史大夫東萊王基清河崔琰著名於世、又樂安國淵任嘏時並童幼玄稱淵為國器嘏有道德、其餘亦多所鑒拔皆如其言、論者曰、毛詩鄭氏箋、其失愈多、不諫而入、鄭以為入宗廟、狼跋言周公安閑、得於譏疑之中、故有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之句、而鄭謂之公遜庭燎、見宣王之怠政、而鄭以為不設雞人之官、綠衣之詩、而鄭氏又以為禒諸類、此不可悉數、玄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迷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注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

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朡又注旅獒讀曰亳謂是道亳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在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

魏王肅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黄初中爲散騎黄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眞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于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

允荅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其蒞櫬斂之制輿徒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爲盛美且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况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

郎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愼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已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鎭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

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卒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安孫叔敖受學鄭玄之

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梁崔靈恩

崔靈恩清河人也少篤學徧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性拙朴無風采及解析經理甚有精致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

杜難服以答靈恩、世並傳焉、

隋劉焯

劉焯信都人也、隋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勅與劉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妒恨、遂爲飛章所謗、除名于是優游鄉里、專以教授著述爲務、孜孜不倦、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筭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輕量、度山海之術、莫不覈其根本、窮其秘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劉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

劉炫

劉炫河間人也爲縣司責其賦役炫自陳于內史內史送詣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于是除殿內將軍時牛弘奏購求天下遺逸之書炫遂僞造書百餘卷題爲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

賞而去後人有訟之經赦免死坐除名歸于家以教授為務與諸儒修定五禮授旅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為禮諸侯絕傍朞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為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衰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與古既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人道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

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情理甚切帝不納時國家殷盛皆以遼東爲意炫以爲遼東不可伐作撫夷論以諷焉當時莫有悟者及大業之季三征不剋炫言方驗弘嘗問炫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勘覆鍛鍊若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煩政弊職此之由弘又問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

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芥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時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聲聞不通糧餉絕斷其門人多隨盜賊哀炫窮乏詣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與之炫為賊所將過下城堡未幾賊為官

軍所破炫饑餓無所依復投縣官縣官意炫與賊相知恐爲後變遂閉門不納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其後門人謚曰宣德先生

宋陳暘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迓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議禮樂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

二變四清、樂之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鍾清爲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簇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紬賜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巳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梁陸澄

陸澄吳人也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

儒師到此

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唐孔穎達

孔穎達黄州衡水人煬帝召天下儒臣集東都詔國子祕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中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

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謚日憲

初穎達與顏師古等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爲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爲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于是僕射于志寧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有如安國以四獄爲四人以傳說板築爲胥靡之類世共知其爲非矣而穎達之陋不專在于解釋之間正在于引讖緯之書以亂經也讖緯之書出于漢哀平之間迂闊怪妄引

聖經以折其誕可也而反援以證經則是以經爲不足信而以讖緯爲可信也

元黃澤　附趙汸

黃澤字楚望蜀資州人府澤年四十五自是以來十餘年閒屢悟聖經隱賾之義凡數十處而失傳之旨以漸可通乃作思古吟十章極言聖人德容之盛上達於文王周公以致其寤寐不忘之意時郡守寓公猶有能敬重澤者待澤以學校賓師之禮月致米六斛鈔三十千蓋國初賢守設以奉前代寓公之無歸者方二親高年陋巷破窓不蔽風雨澤敬共奉持菽

水雖然如有三牲之養也又十餘年而二親相繼終澤今近六十矣數經歲太侵家人采木實草根療饑行部有蔡副使者考學糧之籍謂澤一耆儒爾月廩大豐削其三之二時澤老不復能教授而家人輩寔饑自此始矣當其絕食相覷默默不知所出而澤瞑目端居涵泳優游未嘗少變或與客談論終日揖讓如平時客不知澤未飯也然終不為一日降志以謀温飽唯以聖人之心不明經學失傳若已有罪用是以大感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為主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為則故其悟也或得諸幽閒寂寞之餘或得

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
途風雨之中及其久也則豁然無不貫通自天地定
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萬物之原
載籍所不能具者皆昭若發蒙如示諸掌當是時唯
臨川吳澄、許學[illegible]宜、[illegible]通諸經最爲知澤者嘗拜集
賢之命、[illegible]揚而還養、[illegible]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
[illegible]春秋指[illegible]爻、心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
著經也其[illegible]可謂苦矣易欲明象春秋欲明書法蓋
將前無[illegible]古而後無今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覲之謂學
者[illegible]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楚望其人乎亦爲序以歸之然渾雅自愼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澤寧使其學不傳於後終不肯自枉以授諸人鄭康成當專門固陋之世以一家之學纂釋羣經具著成說孔穎達考覈百家大明鄭義雖於聖人之道無聞而博古窮經斯以勤矣自是四百餘年習爲定論至宋淸江劉原父始以聰明博洽之資據經考禮欲盡排周秦以來傳註之失宋代經學之盛劉公實張之而說者日新矣及朱子出而羣言有所折衷

遂定於一、猶吾夫子之志也、然朱子於易簡其辭、微
其義、將使學者皆得自致於經、晚歲猶拳拳禮學、而
弗克論著、故君子論古今經註、以爲自朱子詩集傳
之外、俱不無遺憾也、澤乃欲以近代理明義精之學、
用漢儒博物考古之功、加以精思、沒身而止、門人惟
新安趙汸爲高弟、得其春秋之學爲多、汸始拜澤于
其門、請問治經之要、澤曰、在致思而已、然不盡悟傳
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請問致思之道、澤曰、
當以一事爲例、禮女有五不娶、其一爲喪父長子、註
日無所授命、近代說者曰、蓋喪父而無兄者也、女之

喪父無兒者多矣何罪而見絕於人如此其非先王之意明矣姑以此思之或二三年或七八年儻得其說則知先儒說經其已通者未必皆當其未通者未嘗不可致思也汸退而思之女之喪父無兒者誠不當與逆亂刑疾之子同棄於世久之乃得其說曰此蓋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之類爾故曰無所受命註猶未失也若喪父而無兒則朞功之親皆得爲之主矣嘗以質於澤澤曰子能如是求之甚善然六經疑義若此者衆矣當務完養而慎思之毋輕發也遂授以求春秋之要曰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法也嘗求之

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
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思之經歲不得其
說、澤爲易置其語、曰夫人姜氏如齊師、此書法也、當
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內、楚殺其大夫得臣、此書
法也、當求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外、汸益自是始達
春秋筆削之權、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
敎人者、益如此、

趙汸始就外傳受四書、即多疑問、師答以初學毋過
求、意殊不釋、夜歸別室取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讀
之、如是者數年、乃往九江見澤稟學焉、盡得其所學

六經補注十餘條以歸所輯春秋師說蓋始於此又之汸復念澤高年平生精力所到一旦不傳可惜也復如九江澤乃授以學春秋之要居二歲請受易得口授六十四卦卦辭大義後夏其教授洪都汸再往見焉夏其問易象春秋書法如何澤以所聞對夏其猶以枉用心力為戒特出其夏氏先天易書曰此義易一大象也又曰吾先人遺書當悉付子矣汸敬起謝之遂如臨川見學士虞集嘗以為春秋名家數十求其論筆削有據依無出陳氏右者遂合杜氏考之悉悟傳注得失之由而後筆削義例觸類貫通縱橫

錯綜各有條理此左氏傳補註所由作也旣歸故山始集諸家說有合於經者爲春秋傳又恐學者梏於舊聞因陋就簡於交互之義未能遽悉乃離經析義分爲八類辨而釋之名曰春秋屬辭蓋集傳以明聖人經世之志屬辭乃詳著筆削之權

人間樂終